

龍虎集

[明] 龍膺 著
梁頌成 劉夢初 輯校

 湖南人民出版社

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

龙膺集

[明] 龙膺 著

梁颂成 刘梦初 辑校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鹰集 / 梁颂成、刘梦初辑校.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 - 7 - 5438 - 5337 - 9

I. 龙… II. ①梁…②刘… III. 龙鹰集

IV. K827 = 48 I222. 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8714 号

龙鹰集

作 者: [明] 龙 鹰 著
梁颂成 刘梦初 辑校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李 林

装 帧 设 计: 虢 剑 黎 珊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市神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 / 16

印 张: 36

字 数: 906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5337 - 9

定 价: 128.00 元

整理说明

一、本书的整理底本为常德市图书馆暨鼎城区图书馆藏，清光绪十三年重镌，武陵龙膺八世孙正楷同男光炯、光邦编辑，侄云翼，孙济藩、济时、济需、济忠、济恕、济愚校，九芝堂家刻本《龙太常全集》。参校清陶煊、张璨辑《国朝诗的·湖广》（康熙六十一年刻本），陈田辑《明诗纪事·辛签》卷十九（王云五万有文库版），清陈宏谋、范咸纂修〔乾隆〕《湖南通志》（湖南图书馆藏清乾隆二十二年刻本），曾国荃、郭嵩焘、李元度总纂〔光绪〕《湖南通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七月版），清李元度纂、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校注《楚风补校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清陶澍万年策修纂、何培金点校《洞庭湖志》（岳麓书社2003年1月）等。

二、底本《龙太常全集》文集在前，诗集在后，各自相对独立，全集没有统一编卷。今整理仍依其体例，分文、诗、辑佚、附录四部分编排。

三、底本原各集序跋皆随本集而存，先后错出，有些重复。整理时，自序类因《文集》本有，故皆依《文集》而存；他序类皆集中编在书前。

四、底本正文的诗文序跋、夹注等说明文字，即底本中原有的用小字刻印的地方，一律用小号字表示，不加括号。凡加括号的说明文字，为整理者添注。

五、底本中模糊无法辨认的字，或磨损等原因而留下的空缺，整理时用“□”表示，一个“□”代表一个缺字。缺字对校他本可补正的，用方括号补正，并在“校记”中说明依据。

六、底本文字的讹、脱、衍、倒等情况，整理中进行正、补、删、乙。用（）表示讹、衍、倒的文字，用〔〕内表示正、乙或补的文字，同时作出相应校记，说明依据。

七、底本无有，他本所有的字、句、段，在相应位置用方括号补出，并在“校订”中说明依据。

八、古体字、俗体字、不规范字，和明显的版刻混用字（如日、曰、己、巳、已，戊、戌等），以及版刻或书写笔误字，一律改为规范简化字。

九、底本中凡涉及少数民族名称的旧体字，按《我国少数民族简表》中的称谓改为今用字。避讳字除历来积习已久者不改以外，一律复其本字。

书成三黜题孤愤 诗就千篇逼大家

——龙膺的生平与创作述论

（代前言）

梁颂成

一

《龙膺集》，是明代著名作家龙膺的著作专集。主要内容有《纶瀚文集》二十七卷、《纶瀚诗集》十九卷，后附龙氏族人诗文《先集搜遗》二卷，及友人赠答诗文《龙氏外集》二卷。其整理底本，系湖南省常德市图书馆暨鼎城区图书馆藏，扉页注“清光绪十三年重镌，九芝堂家刻本”《龙太常全集》。

龙膺九世侄孙龙云翼《刻〈太常集〉记》称：“是集也，始刊于丙戌，工竣于戊子。计费不下数百金，皆出吾叔母杨孺人膳馕。《易》曰：‘坤道无成，而代有终。’其孺人之谓乎！”于此，可见《龙太常全集》刊刻的确切时间，是从清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开始，十四年戊子（1888）竣工。其中《纶瀚文集》和《纶瀚诗集》，为散佚原集的重新增辑与编订，附录《先集搜遗》和《龙氏外集》，则为此次搜集新编。编辑整理者署为“武陵龙膺八世孙正楷，同男光炯、光邦编辑，侄云翼，孙济藩、济时、济需、济忠、济恕、济愚校”。一个家族三代人的努力，可见工程之巨。

龙云翼的《记》，还提到刊刻所费巨资之事，即“皆出吾叔母杨孺人膳馕”。龙光炯在《刻〈太常集〉述》中也有一段很感人的记录：“吾母为杨芝庄公之曾孙女，系出名族。……先太常公遗集，板毁于明季兵燹，临终又再四嘱贻养膳产，重梓行于世。母舅驾部公挽以联，有‘嘱纻留遗言，叮咛速刻《太常集》；垂髫忆往事，嬉戏难忘童子时’之语。”其上联就是直书其事。“嘱纻”，即“属纻”，是人死的时候，用新绵绒放在其鼻前，观察是否断气，意即临终。眼光远大的母亲，临终不忘光大先人的遗著，这成了龙氏后人的精神动力。如今，又是120多年过去了，经过无数劫难之后，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龙膺这部珠玑满纸的著作，不能不首先感谢这位伟大的母亲。

二

《纶瀚文集》和《纶瀚诗集》的作者龙膺，初字君善，改字君御，号茅龙氏、朱陵，别号瀚公、纶叟，合称纶瀚先生。又号太虚里人、偃骨无学人、瀚人、醒翁，晚年又号渔仙长。湖广武陵（今属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出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庚申（1560）三月十八日，天启二年壬戌（1622）夏病逝于家，享年63岁。

龙膺一生的科举仕途，基本上同明万历皇帝在位时间相始终。他早负文名，万历七年（1579）20岁中己卯科举人，八年庚辰（1580）21岁进士及第，从此走上坎坷的仕宦之途。最初，被任命为徽州府推官，六年后的万历十四年（1586）因得罪权贵首次被罢官。居家两年后，十七年（1589）被授温州府学教授，不久迁国子博士。在任第三年为十九年（1591），他上了《谏选宫女疏》，万历皇帝览奏大怒，几乎被逮，幸得怜才的执政首辅申时行全力保护，才免遭一劫。次年三月，宁夏致仕副总兵哱拜，杀了巡抚、都御史党馨和副史石继芳，据城反叛，总兵李如松、总督魏学曾檄调绥延兵乘虚捣巢，才将其击退。然而，监军御史梅国桢却上疏弹劾魏学曾玩寇，结果将其逮至京城，削职问罪。九月，哱拜叛乱平定，龙膺上《乞释逮臣疏》，替魏学曾辩护，认为他有功无罪。疏上，诏复魏学曾原官。然而，龙膺不久转官礼部祠祭司主事，旋即再次遭贬官，被谪浙江盐运判官。他在《胜果园记》中说：“壬辰（1592）转官祠部，同舍狂且嫉之，谪盐官于越。”可见，他的被谪，与其越位言事、犯颜直谏有关，京城已无其立足之地。

龙膺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春南归武陵，迁延至次年才去浙江赴盐官任，并于这年秋应聘南闾校士，当了一回考官。此间他购得多部释典，开始接触佛教，“暇则翻阅，少有解悟，因名诵经处曰功德母。”（《纶瀚文集》卷二四《报家大人平安信》）这年年底，他又被移谪古羌族所居的湟中（今青海省西宁市一带），担任巩昌府通判，并于二十三年（1595）春，同谢少连一起第一次到边关，赴湟塞之谪。至于被谪西塞的直接原因，所有资料均语焉不详，倒是他本人在《贺周心翁荣膺简命序》中讲到：“乃若膺，以言语文字忤时，而一念忠义愤发，仿佛得轼之似，惟我师知而怜之，亦如司马公之怜轼也。”“轼”即苏轼。“以言语文字忤时”，类似苏轼“乌台诗案”的情形，很显然，其被贬西塞，是上《谏选宫女疏》以来一系列“言语忤时”行为逐步积累的必然结果。第三年，传闻龙膺戍死边关，袁宏道写了《哭诗》三首，有“曾不得四十，伤哉如此人”之句（《袁宏道集笺校》第109页）。龙膺在巩昌四年，随巡抚田乐征战青海、甘肃一带，有甘山、南川、西川、松山之捷，他凭足智多谋、英勇善战深得田乐器重。田乐上疏称：“龙膺以文士躬擐甲冑，与臣并立于矢石桴鼓间。锋鏑之事，乃臣之事，臣所甘心。彼亦何为，而涉危蹈险，一至如此。”（汪道昆《纶瀚文集原序》）有旨叙录，量移南户部员外郎。龙膺离开湟中时，当地人替他塑像，供奉于清宁堂。

万历二十七年（1599），龙膺由武陵到南京赴任。次年借公差之便回武陵，为父亲祝七十大寿。二十九年居家侍父疾，三十年春正月赴南户部任职。这年二月初四，父病卒。守制三年满后，于三十三年（1605）赴京，补北户部。三十四年被授陕西按察司僉事，备兵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左卫今属陕西），这是他第二次到边关。冬季，龙膺携母赴任，在襄阳与袁宏道相遇，袁写了《襄阳道中逢龙君御，君御节镇西宁，便道省太夫人》、《送君御宪金治兵甘州》等（《袁宏道集笺校》第1305、1306页）。在甘州的第二年冬，母亲卒于任所。龙膺扶柩南归，于次年春正月至武陵。三十七年（1609）二月，龙氏兄弟将父母合葬于桃源县鹿田坪。三十八年赴京需次（补缺）。在京期间，恰好有宣城史氏作庵成，龙膺替他命名为“七枝庵”，并书其额。结果被人攻击，“以少年文酒，延纳细过”，再受“薄责”（《纶瀚文集》卷二二《腕让》）。因有人向朝廷力荐，才被授整饬甘山兵备分巡道副使，第三次到边关，从此往来甘州、西宁之间又是两年多。到四十年（1612），邸报有兵科张给事上本弹劾龙膺，说他“恣纵无检，山人墨客出入其门，渐操是非之权，巧为剥削之计，处之以甘肃，岂欲其赋诗退虏乎？”（《纶瀚文集》卷二三《乞体公文》）龙氏见到后，

愤然连上二本乞休。四十二年（1614）解组归里，日习禅定，不再有仕宦之意。

万历四十四（1616），年届 57 岁的龙膺，因朝廷大员的推荐，又被授云南按察使。及北上赴阙，又改授山西参政，分守河东道，驻蒲州（今山西永济）。此时河东一带，灾害频仍，民不聊生。龙膺到任后，以其所见所闻，上了《请两台转题灾异疏》。次年秋，移治宁武（属山西，汉楼烦地）。在宁武四年后，约在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人为南太常寺卿，但最终由宁武致仕归，来往于柳叶湖潏园和桃源渔仙纶屿之间，日习禅定，诗酒唱和，直至逝世。

三

龙膺一生笔耕不辍，著述丰富。根据其十世孙龙济时的重刊跋文，以及地方志书和本人诗文中透露，他生前刊刻的著作就有《纶瀨文集》、《九芝集》、《湟中诗》、《晋宁草》、《渔仙杂著》、《陆度航杂著》、《溪园六记》、《蒙史》、《心经注略》、《金刚经摘解》、《丹经撮要》、《术蛾稿》、《西宁卫志》、《阵略》等十数种，另有两部曾经公演，在当时轰动一时，至今仍被戏剧史家经常提及的传奇《金门记》和《蓝桥记》，都在明末战乱中焚于兵燹。

清康熙末至雍正年间，龙膺的部分著作得到过四世侄孙龙升明的整理。所存整理原集唐晓村《唐跋一》述：“鼎革兵燹，书多散逸。太常有灵，特生四世侄孙升明，奋臂搜罗，梓文行世。”康熙五十五年（1716）来任常德府知府的山阴人胡忠本则留有《〈术蛾稿〉序》，序中称：“兹有后裔升明，欲出其家传十二艺授之梓人，公诸海内，请序于余，余喜附一言以弁诸简端。”雍正十一年（1733），署岳州、辰州二府，摄岳常道副使王叶滋留有《重刊〈纶瀨诗集〉序》，其中称：“适升明求叙，泚笔书此，以慰畴昔景慕之思云。”到光绪年间，其八世孙龙正楷主持对先人著作进行全面整理，最终编定《龙太常全集》四十六卷。可惜《金门记》和《蓝桥记》两部传奇，则已只字无从搜考。

龙膺的文学创作，包括戏剧创作的成就，其实早已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万历中期文坛巨匠汪道昆，是龙膺初入仕途时结识最早的文学大家，他在《〈纶瀨文集〉原序》中称：“君文，余囊闻确矣，海内艺林，望琼敷玉藻，有定价矣，不待余赘也。”学富五车的著述家冯时可，在《〈纶瀨诗集〉原序》中更是赞赏有加：“盖以天假不御之神，为天然不琢之文，固公之构撰最多。而未尝穷搜探索，每于应对酬酢，率尔信手，生机王气，浮动楮墨，若神输鬼运以供佐使。”李维桢《〈纶瀨文集〉原序》则称：“盖上资天授，无乏才，无竭思；下极人功，无偏嗜，无限格。为汉为唐为宋，倾沥液，漱芳润，取而不穷，用而常新。按之古人，不即不离，不可以畛域分，不可以阶级辨。欲揭一家而名之不可得，非大方家，其孰能与于斯？”江宁顾起元《〈纶瀨诗集〉原序》更称：“词构于情，情深者辞婉；响激于气，气高者响逸；才壮于学，学富者才广；趣溢于兴，兴博者趣长：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彼望植索途、疲视盛气、自谓有大力者负之而趋，吾惧古人之未易争匹也！”其门人朱之藩在《〈湟中诗〉小引》中谈读后感受说：“读《湟中》诸咏，简远闲适，不作慷慨叹咤、愤世嫉俗之语，盖得风雅之神而不袭其迹，尽《离骚》之致而无怨于中。即此一技，已窥吾师胸中武库，兼晋之逸人、唐之韵士而并擅其长矣。”屠隆在《〈九芝集〉原序》中更是直接以“黄初之东阿（曹植）、乌衣之小谢（谢朓）”相比。

龙膺还是一位杰出的戏曲作家，曾经创作传奇《蓝桥记》和《金门记》二种，并亲自排练，在武陵公演。万历三十二年（1604）八月，分别多年的好友袁宏道来武陵拜访守制在家的龙膺，他得悉后专程赶到离城东十里的德山远迎。袁宏道有一首题目很长的诗述其事，

即《龙君御载酒过德山见访，一别十三年矣，感念存没，不觉凄然。已复白笑，举觥相乐，遂大醉》。袁宏道此次在武陵观看了正在上演的《金门记》，他在《答君御诸作》其四中描述：“打叠歌鬟与舞裙，九芝堂上气如云。无缘得见金门叟，齿落唇枯鬢细君。”诗自注说：“时君御演出《金门记》。”吕天成的《曲品》，列龙氏为上品，称“雅韵炊金饌玉，新裁绣口锦心”（卷上），“龙公才甚敏而绮……词白极琢丽”（卷下）。明荣藩王则称赞说：“君御深于乐府者哉！君有《蓝桥》、《金门》二传奇，奖义诛贪，表忠述说，属词既雅，命意亦工，而尤严于音律，惜无德清赏识耳。”（见《中原音韵问》）从这些评语可以推测，龙膺的戏剧创作风格当属于“文采”与“格律”兼美而偏重“格律”的一路。

以上诸多大方之家众口一词的褒奖和推崇，足见他对方历文坛贡献的巨大，地位的重要。然而，由于龙膺生性耿直，仕途多舛，半生贬放西塞，始终被排斥在官本位为中心的文坛主流之外。去世之后，著作又遭兵燹吞噬殆尽，虽经抢救整理，流传终究不广。因此，近现代研究者对他几乎没有注意。同龙膺的创作实绩和实际影响相比，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自然也是明代文学研究中明显的缺陷。

四

龙膺的一生，同文学有着不解之缘，以下三方面的材料，足以说明他在明代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

首先，龙膺同明万历时期的至少五个文学社团和两大文学流派，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万历八年（1580）进士及第后，龙膺初任徽州府推官，一到任就结识了文学巨匠汪道昆，并加入了 he 领导的猗中社。不久，又与“汪道昆、屠纬真、李本宁、俞羨长诸名流，结白榆社。”（《纶隐文集》卷八《汪伯玉先生传》）并且被汪道昆指定为白榆社的“宰公”，即相当于现在负责组织事务工作的秘书长。万历十七年（1589），30岁的龙膺到温州担任府学教授，又感到“永嘉故称山水郡，俗尚文翰，有王谢流风”（《胜果园记》），便与当地文人刘忠父、王季中、何无咎等结白鹿社。二十二年（1594）秋南闱校士事毕后，他游览扬州、真州，同陆无从等结横山社。此外，他还同家乡武陵由杨时芳任社长的木奴社有着直接联系，经常参与活动并赋诗唱酬，他的《寿侍御史杨中行社长七十序》、《塞上归，辱禹制、中行、襄父招入木奴社分得三肴赋六韵》等诗文，是研究这一文学团体的重要材料。两大文学流派，则为公安派和竟陵派，龙膺同其主要代表人物“三袁”、江盈科、钟惺、谭元春都有长期的诗文交往，特别是袁宏道，则被年长的龙膺视为莫逆之交。

其次，龙膺同万历时期的文学界，从上到下，有着广泛的沟通。俞羨长说：“君御乐与文士交，几尽东南之美。”（龙膺《钟幼芝〈四壁堂稿〉序》）他本人在《〈白云山房诗〉序》中称：“及束发以来，得游诸大人长者，则张文忠、吴明卿、陈玉叔、刘长卿，吾师事之；梅克生、周二鲁、郭美命、邹大泽、赵安甫，吾兄事之；陈立父、袁伯修、中郎、江进之，则吾莫逆交；雷何思，吾神交也……其一时以风雅相友善者，则费国聘、孙鹏初、孟义甫、彭季钱、王襄父、朱食其、魏肖生、梅长公、苏潜夫、袁小修、李长叔、钟伯敬、邱长孺、王不疑、邱当世、江伯通，与吾甥杨修龄、令子文弱，又雅慕谭友夏，而晚始得傅咨伯于晋宁，无不家握楚珩，人怀荆璞，羽仪词苑，鼓吹骚坛，所谓儒雅之邓林，名流之珠泽矣。”总之，从汪道昆（伯玉）、王世贞（元美）、屠隆（纬真）、李维桢（本宁）、袁宏道（中郎）等声名显赫的文坛泰斗，到俞安期、谢少连、潘景升、柳陈父、罗高君等等一百几十位留下作品的作家，同龙膺都有唱酬或书信交往。他在分析明代文坛情况时，竭力推崇袁

宏道等成就卓著的文学家，而自己却很谦虚：“正嘉以前，稚钦（王廷陈）、季迪（高启）为先觉；隆万而后，明卿（吴国伦）、本宁（李维桢）、中郎兄弟（袁宏道、袁中道、袁宗道）为正宗；咨伯则方来张楚之杰，歌郢之雄，而屈宋之嫡派也。予非其伦也。”（同上）龙膺的著作，简直就是一部万历中后期文学史的完整注脚。

再次，龙膺对文学抒写“性灵”的阐释与宣扬，比其他诸家揭示更为全面，表述更为清晰，可以充分说明他在“性灵说”由模糊走向明朗的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例如，在《观来石金莲社序》中，他说：“孔颖达有云：周续之与雷次宗，同受远师诗义。乃知远公禅定宗也，而亦未尝废诗。诗述性灵，可以证道。柴桑居士工诗而嗜饮，然负出世之资，脱然于笔研尊罍之表。观其与也，而箏琴兮不弦，凡圣同居，染净双泯，得大自在三昧，故远公宁破禁延之，每握手深言，至越虎溪而笑。乃若灵运客儿擅文章之美，为江左第一，涉水蹑屐纵如，非不有物外之想，独其褊心豪举，时露英雄相，未悟本来去。道滋远，宜远公麾之。”这是从陶渊明与谢灵运的对照中，说明“诗述性灵”，实际上就是一种崇尚自然的文学风格。另外，《寿都陆履素先生序》中称赞：“曰阐性灵，摘菁华，吸夕秀，咀朝葩。腹诗书以为笥，张礼乐以为罗。挟风霜，凌云霞，藏之名山大川，以成一家。”《〈钟淑濂先生文集〉序》称赞：“所著述甚富，时有感触，抒厥性灵，发为声诗以写忠爱忧危之意。”《〈江蓠馆诗〉序》称赞：“其为诗也，调峻气扬，惊雷掣电，而力挽波靡，根柢性灵，无不一准诸古，庶几约则深典之法乎！”《〈秀上人诗集〉序》称赞：“大抵吟写性灵，不傍蹊径，如孤鹤唳空，闲鸥忘海，其深于禅而诗者耶！”《与魏肖生宪副》中称：“弟不知文，而最喜读兄丈之文，以兄丈之文字字从性灵中出，不着色相，不剿陈言，不逐晚近人口吻。如照水梅花，仙仙风韵，有高人逸士之致，而又不艰诡溪刻，正所谓晴云秋月，迥绝尘埃，透内通明，澄澈底者耳。”从罗列的这些材料里，你甚至也可以看出，龙膺本人对“性灵说”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不断深入。其中“吟写性灵，不傍蹊径”、“从性灵中出，不着色相，不剿陈言，不逐晚近人口吻”等等，实际上同人们所公认的公安派文学主张毫无二致。

龙膺在世63岁，袁宏道在世43岁。龙出生比袁早八年，他视袁为“莫逆交”，又晚十二年辞世。万历十九年（1591），32岁的龙膺在国子博士任上了《谏选宫女疏》，结果“几被逮，幸为执政所力援”才得免。也就在这年夏天，24岁的袁宏道与兄长袁宗道（和龙膺同年）一起赴京，初次结识了龙氏兄弟。袁宏道有《夏日同龙君超、君善、家伯修郊外小集》（《袁宏道集笺校》第32页）。《袁宏道集》的笺校者钱伯城据此称：龙氏“识袁氏兄弟后，诗风一变。锻炼精严，才气横溢。”这里对龙膺才气与成就的肯定是准确的，然而至于谁影响了谁，我以为恐怕还是一种互相启发的“双赢”效果，不可格外偏颇一方。因为此后，龙膺基本上就离开了以政治中心为基础的文坛主流，而辗转于西北和东南一带。倘若结合创作实绩，同时也像今天一样重视、至少是不忽视西北文学以及“外省”文坛状况的话，情形恐怕又当别论。他者勿论，仅就其现存的近30篇反映文学理论主张的序跋，以及他同当时一百多位作家的广泛交往及唱酬，便可见他对当时文坛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当然，对龙膺的肯定，丝毫不会动摇袁宏道作为“公安派”性灵文学旗手的地位，而只是弥补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中因为客观原因而造成的忽略而已。

五

通过对龙膺著作的整理，我感觉他在文学创作上，有两方面的内容特别引人注目：

一方面，是以原本《蒙史》为中心的西部文学创作。众所周知，《蒙史》是龙膺唯一广泛流传，并为世所公认的茶文化著作，近些年在弘扬茶道文化的热潮中，已经受到研究者的特别重视。然而，笔者通过全面接触龙膺著作后发现，《蒙史》的真实面貌并非仅仅如此，它实际上是一部以今天青海省西宁市蒙惠泉为中心的西部文学创作专辑，全书四卷，后世流传的被人们目为“茶文化专著”的，实际只是其中的部分内容而已。

他本人在《〈蒙史〉序》中称：“《蒙史》者，醒翁治兵多暇，著而勒之北泉者也。泉称蒙惠，故名因之。泉在湟之北，其上为庵者一，为堂者一，为轩者二，为亭者四：各有记，其续构精舍并碑焉。系以品者三：曰泉，曰茗，曰馐。悉述旧闻，合为《史》，得卷四。”由此可知，“蒙史”得名于“湟（西宁）之北”的“蒙惠泉”。根据《序》文提供的线索，可以将现存集中的相关文章归类，使原本《蒙史》的基本内容得以复原：

泉在湟之北：

《湟北蒙惠泉记》（《纶鹵文集》卷七第一篇）

为庵者一：

《庵摩罗庵记》（《纶鹵文集》卷七第十篇）

为堂者一：

《北泉清宁堂记》（《纶鹵文集》卷七第二篇）

为轩者二：

《枕漱轩记》（《纶鹵文集》卷七第四篇）

《乐众轩记》（《纶鹵文集》卷七第八篇）

为亭者四：

《醒翁亭记》（《纶鹵文集》卷七第三篇）

《丈人亭记》（《纶鹵文集》卷七第五篇）

《醉歌亭记》（《纶鹵文集》卷七第六篇）

《达胜亭记》（《纶鹵文集》卷七第七篇）

其续构精舍并碑：

《建北禅约》（《纶鹵文集》卷二一第二篇）

《北泉香水寺碑》（《纶鹵文集》卷六第七篇）

附：《醒乡记》（《纶鹵文集》卷七第九篇）

系以品者三（《纶鹵文集》卷二十全部内容）：

曰泉：《泉品述》

曰茗：《茶品述》

曰馐：《馐品述》

悉述旧闻，合为《史》，得卷四。

也就是说，龙膺原本《蒙史》共有四卷：《湟中九记》为第一卷，《泉品述》为第二卷，《茶品述》为第三卷，《馐品述》为第四卷，分量远远超出现今流传的《泉品述》和《茶品述》两部分。还有一篇构撰奇特的《醒乡记》，可以视为《蒙史》创作的心理基础，故附后。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龙膺的原本《蒙史》，是一部以反映西部特异风光为目的，表现作者雅致情怀的山水文化著作。当然，《蒙史》的所有内容，都同“茶”有联系，只

是，“醒翁”之意不在茶，在乎山水之间也，在乎情感宣泄之间也，在乎身心解脱之间也。写作《蒙史》时，他自号“醒翁”，其深意不可不领会。

现今流传的《蒙史》，前有龙膺门人、明万历间状元、后为礼部尚书的朱之蕃以“江左门人”的身份所撰的《题辞》，其中谈到了该书产生的背景：“顷治兵湟中，夷虏款塞，政有余闲，纵观泉石。扶剔幽隐，得北泉，甚甘烈，取所携松萝、天池、顾渚、罗芥、龙井、蒙顶诸茗茶尝试之，且著《醒乡记》，以与王无功千古竞爽，文囿颉颃。破绝塞之颉蒙，增清境之胜事。乃知天地有真味，不在酪、姜椒、臛腥、盐豉间，而雅供清风，且推而与擐甲关弧、荷毡披毳者共之矣。”龙膺以贬谪之身服役西塞，然而他却是一个永远也不会刻薄自己身心的艺术家，再苦再难，他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寻找精神的慰藉，而不是怨天尤人，或者自怨自艾。来到湟中，首先他感觉到的是“沙磧邻青海，郊垧傍翠微”（《北泉杂咏》）的疆土开阔的新奇，接着就是“帝厘圭瓚锡山川，虎拜彤庭颂万年”（《松山大捷饶吹曲》），即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责任，以及向往古代名将“营平何赳赳，垂老事戎行”、“嫖姚信壮士，敢往胆气殊”（《咏史》）的豪气，他自信“书记从征夸汉德，也能操笔勒燕然”（《松山大捷饶吹曲》）。他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很快就得到上司田乐的赏识，并真正地建立功勋。因此，我们纵观原本《蒙史》，看到的是湟中（西宁一带）令人陶醉的特异风光，古朴淳厚的民风，和作者那种寻幽探奇、寄托情怀的雅致。当然，尽管这种达观，显然也包含着对世道不公的缕缕愤懑和苦涩，但他留给我们的则更多的是新奇和清新。

至于龙膺以原本《蒙史》为中心，包括《湟中诗》专辑，以及在甘肃张掖一带的数百篇散文和诗歌创作，在文学史上该有怎样的地位，我看怎么评价、怎样拔高也不过分。至少，在中国古代已经被发掘的文学遗产当中，如此大量地用纯文学的形式系统地反映青海、甘肃一带大西北嵒崎绝妙、令人神往的特异风光，是独一无二的，其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不会随时代的推移而褪色，什么时候推出来都会引人瞩目，而在西部大开发突飞猛进、逐渐成为旅游热点地区的今天，尤其有它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是以《溪园六记》为中心的山水旅游文学创作。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届五十七，已经解组归乡三年的龙膺，因朝廷大员的推荐，再次被起用，授云南按察使，及北上赴阙，又改授山西参政，分守河东道，驻蒲州，次年移治宁武（属山西）。此时，正好有家乡人傅咨伯来担任晋宁太守，乡音同气，加上傅咨伯也是个文采翩翩的文章能手，龙膺“因出六记相视”，并说明是写武陵家园风光的。相应，龙膺集中也保存了一篇《〈溪园六记〉自序》。从其自述可见，《溪园六记》是他晚年特意编辑的、描绘家乡武陵、桃源风光美景的散文专辑。

《〈溪园六记〉自序》称：“吾家武陵溪上，与桃花溪邻，一衣带水耳。吾园在武陵者二，在花溪者一，故曰溪园，而实岩泉具备，不独以溪胜也。园记有五，然往来上下实赖吾航，故以记附而六焉。”根据提示，《溪园六记》的内容，应该包含现存集中的《胜果园记》、《滢园记》、《千秋阁记》、《石梁阁记》、《纶屿记》、《桃柳航记》等六篇散文。加上《〈溪园六记〉自序》，正好是一部完整的山水园林文学著作。他在《与平阳守傅咨伯》的信中说：“大约诸记成于率尔，第以写眼中丘壑、胸底荆榛，无骇俗惊世之语。然而久羁异国，信美兴咨；每念故园，庄吟转剧。乃知乡土之怀，垂老为笃。”原来，他在异乡编成此书，并求序付刻，就是为了慰藉自己的思乡情怀。

龙膺在家乡有三座园林：一座是位于武陵古城大西门（清平门）内外的以祖业为基础的胜果园，二座是位于武陵城北十里左右背倚阳山滨临柳叶湖的滢园，三座是位于桃花源上

游渔仙的纶屿。胜果园的主要建筑有九芝堂、杜若草堂、霞照楼等，此园“构于丙戌（1586），拓于庚子（1600），落成于甲辰（1604）”。滢园的主要建筑有宝月楼、功德母庵、千秋阁、洙息草堂、直指堂、净业堂、乐鱼台等，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八月十五作《滢园记》时，已经基本成型。桃源渔仙地产购置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秋，即时开始营建，主要建筑有“云根函丈”，即石梁阁，和一些点景小品等。龙膺的三座园林，从城郭，到郊野，到山林，从结合自然环境的布局上看，体现了“繁复——疏朗——自然”的不同艺术追求，这同他的仕途沉浮、思想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龙膺园林建筑的变迁，既体现了他的艺术追求过程，也体现了他对人生价值的探索不断深入的过程。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龙膺以《溪园六记》为中心，包含《渔仙杂著》、《陆度航杂著》等等，大量以家乡武陵、桃源自然风光为背景的诗、词、曲、赋等山水旅游文学创作，全面展示了洞庭湖西岸“世外桃源”的自然美景和深厚的人文底蕴，达到了万历时期山水文学创作的时代高度。太阳山、柳叶湖、德山、桃花源、渔仙之类的风光名胜，在他的笔下风姿绰约，活灵活现，令人神往。倘若你能尝鼎一脔，也能如前面万历时期那些大家一样独具慧眼的话，相信会有同感。

总之，龙膺是一个立身于“儒”而又出道入佛的文士，又是一个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战士。三次遭贬，三次戍边，他一生徘徊在封建官僚体系的中下层，向上不得，欲罢不能。立身于儒，他坚持用世的信仰；出道入佛，他寻求精神的解脱。不走近龙膺，你看不到中国古代文学西部文学创作的高度；不走近龙膺，你不知道什么叫诗意地生活、艺术的人生。他的艺术才能是多方面的，除了已经述及的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探索，园林艺术的造诣，茶文化等方面的独到贡献外，在书法艺术、古玩鉴赏等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万历二十五年（1597）龙膺38岁，讹传说他已戍死边关，千里之外的好友江盈科，写了四首《挽龙君御进士》的诗（《江盈科集》第170页），其中有两句话说：“书成三黜题孤愤，诗就千篇逼大家。”“三黜”，就是说他三次被贬的经历；“逼大家”，则是对他当时已经取得的文学成就的评价。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及的龙膺的文学创作实绩，主要还是产生在此次讹传“戍死”之后。这次龙膺没死，江盈科在将此诗编进集子时加题注说：“君御讹传系讹传，犹存此诗者，他日省拈笔耳。”后来，江盈科早于龙膺17年去世，轮到龙膺写悼诗了（本书《纶滢诗集》卷八有《哭江进之督学十二首》），真是世事难料，人事也难料。只不过，他对龙膺人生际遇的概括和对其文学地位的评价，现在看来，仍然十分中肯。

参考文献

[明]龙膺《龙太常全集》，九芝堂家刻本，湖南常德市图书馆藏，清光绪十三年重校。

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明]吕天成《曲品》，王卓校释，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年。

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

梁颂成辑校《杨嗣昌集》，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

陈弘谋等〔乾隆〕《湖南通志》，湖南图书馆藏，清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应国斌等《清嘉庆常德府志校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总 目

整理说明·····	(1)
书成三黜题孤愤 诗就千篇逼大家 ——龙膺的生平与创作述论（代前言）·····	梁颂成（ 1 ）
底本凡例暨原序·····	(1)
重刊纶瀚文集二十七卷·····	(11)
重刊纶瀚诗集十九卷·····	(285)
先集搜遗二卷·····	(453)
龙氏外集二卷·····	(495)
后 记·····	梁颂成(521)

分 目

底本凡例暨原序

底本凡例·····	(3)
重刊《纶瀚全集》序·····	李宗莲(3)
重刊《纶瀚全集》序·····	杨彝珍(4)
《术蛾稿》序·····	胡忠本(4)
重刊《纶瀚诗集》序·····	王叶滋(4)
《纶瀚文集》原序·····	李维楨(5)
《纶瀚文集》原序·····	汪道昆(6)
《纶瀚诗集》原序·····	冯时可(6)
《纶瀚诗集》序·····	顾起元(7)
《湟中诗》小引·····	朱之蕃(8)
《九芝集》原序·····	屠 隆(9)
《术蛾稿》原序·····	吴文企(9)
《九芝集》俞安期评·····	俞安期(10)

重刊纶瀚文集二十七卷

重刊纶瀚文集卷之一·····	(13)
----------------	------

疏

选宫女疏·····	(13)
乞释逮臣疏·····	(14)
乞信诏旨疏·····	(16)
请两台转题灾异疏·····	(17)

图说

甘山大捷·····	(19)
南川大捷·····	(19)
西川大捷·····	(20)
松山大捷·····	(20)
上四镇图说表·····	(21)

上言

言□事一·····	(21)
二·····	(22)
三·····	(23)

重刊纶瀚文集卷之二·····	(26)
----------------	------

序

《湟中三捷图》序·····	(26)
《西夷向化图》序·····	(26)
《重刻秦州志》序·····	(27)
《日涉编》序·····	(28)
《心经注略》序·····	(29)
《金刚经摘解》序·····	(30)
《道德宝章》序·····	(30)
《丹经撮要》序·····	(31)
《蒙史》序·····	(32)
《溪园六记》自序·····	(32)
观来石金莲社序·····	(33)
侍御杨修龄考绩寻奉命按黔序·····	(34)
三善篇为鲁贰师赠·····	(34)
岳祝篇为大廷尉陈五岳翁六十寿·····	(35)
寿都运陆履素先生序·····	(36)
寿侍御史杨中行社长七十序·····	(37)
寿特进右都督杜凤林八十序·····	(39)
《术蛾稿》序·····	(40)
《陆度航诗》序·····	(40)
重刊纶瀚文集卷之三·····	(41)

序

《太函尺牋》序·····	(41)
《师白斋诗》序·····	(41)

送谢少连俞美长东还序·····	(42)
餐雪居士《醉溪斋集》序·····	(43)
《钟淑濂先生文集》序·····	(44)
《馭苗獠议》序·····	(45)
《五岳隐居新咏》序·····	(45)
钟幼芝《四壁堂稿》序·····	(46)
《玉杯堂稿》序·····	(47)
罗高君《梦鸟集》序·····	(47)
《江蓠馆诗》序·····	(48)
《白云集诗》序·····	(49)
《金仲栗印谱》小序·····	(49)
《秀上人诗集》序·····	(50)
格非上人建期禅诵序·····	(50)
《白云山房诗》序·····	(51)
重刊纶澹文集卷之四·····	(53)
序·····	
贺左司马大中丞田公剿虏三捷三锡序·····	(53)
贺大司马田公松山奇捷序·····	(54)
大司马田公荡平松山歌序·····	(55)
贺大司马田公入朝序·····	(56)
又·····	(57)
又·····	(58)
贺辽东楼督师延绥序·····	(60)
贺宪使魏公平播平苗叙·····	(61)
贺方伯梁公平苗序·····	(61)
重刊纶澹文集卷之五·····	(63)
序·····	
贺董敏轩备兵沅州序·····	(63)
贺御史大夫兼右司马心铭周公晋秉戎政序·····	(64)
贺周心翁荣膺简命序·····	(65)
贺刘起潜左伯荣陟楚辖序·····	(66)
赠冯元成宪伯公祖入贺万寿序·····	(67)
送张怀区元戎奉命东征序·····	(68)
重刊纶澹文集卷之六·····	(70)
碑·····	
重修常德府儒学碑·····	(70)
重修武陵县儒学碑·····	(71)
李田二公松山纪绩碑·····	(72)
修龙阳大围堤德政碑·····	(73)
田司马公河西尸祝碑·····	(76)

功德母庵碑·····	(77)
北泉香水寺碑·····	(78)
重修敕建宏仁寺碑·····	(79)
重修甘泉庙碑·····	(80)
宁武文昌祠碑·····	(81)
宁武吕祖阁碑·····	(82)
重刊纶瀾文集卷之七·····	(84)
记	
湟北蒙惠泉记·····	(84)
北泉清宁堂记·····	(84)
醒翁亭记·····	(85)
枕漱轩记·····	(86)
丈人亭记·····	(87)
醉歌亭记·····	(87)
达胜亭记·····	(88)
乐众轩记·····	(88)
醒乡记·····	(89)
庵摩罗庵记·····	(89)
卿云馆记·····	(90)
墨池亭记·····	(91)
定园记·····	(92)
餐秀楼记·····	(93)
曲辕记·····	(94)
餐霞精舍记·····	(95)
西宁道题名记·····	(95)
河东道题名记·····	(96)
胜果园记·····	(97)
瀾园记·····	(99)
千秋阁记·····	(100)
石梁阁记·····	(101)
倒水岩渔仙洞记·····	(102)
附由桃源至渔仙洞纪程·····	(104)
纶屿记·····	(104)
桃柳航记·····	(105)
陆度航记·····	(106)
重刊纶瀾文集卷之八·····	(108)
传	
汪伯玉先生传·····	(108)
许贞义传·····	(110)
吴半仙传·····	(110)

程孝子传	(111)
杜超凡居士传	(111)
偃骨无学人传	(112)
纶灏先生传	(114)
洪孺传	(115)
重刊纶灏文集卷之九	(117)
颂	
荡平松山颂	(117)
水德颂	(117)
铭	
台山竹林寺空印大师塔铭	(118)
雪岩三友铭	(120)
九芝堂石铭	(120)
游龙杖铭	(120)
黄琳杖铭	(120)
赞	
明固陵赠光禄少卿朱公暨令子柱史仲瞻先生序赞	(121)
封侍御乔联轩先生象赞	(122)
廉泉赞	(123)
千佛浴池赞	(123)
小景自赞	(123)
陆无从景赞	(123)
王季高景赞	(124)
山甫字赞	(124)
无疆字赞	(124)
无垢字赞	(124)
非非石赞为米友石水部题	(124)
王永叔廷尉景赞	(125)
吴康虞景赞	(125)
张去华景赞	(125)
秦万年景赞	(125)
重刊纶灏文集卷之十	(126)
墓志铭	
大中大大夫陕西布政司右参政凤麓张公墓志铭	(126)
明故分守西宁参将赵公墓志铭	(127)
孝廉赵屏国先生墓志铭	(128)
明奉训大夫莒州知州碧涧来公墓表	(130)
重刊纶灏文集卷之十一	(131)
行状	
先大夫南户部员外郎诰封郎中修正庶尹玄扈公府君暨先太宜人状	(131)